

世界文學名著

果樹園

魯迅等譯



上海大夏書店刊行

果樹園

（一）



（二）

果 樹 園

魯 迅 等 譯

大 夏 書 店 印 行

上 編 目 次

青春	理 定 作(1)
獄囚	弗爾曼諾夫作(49)
勞動者	塞爾格馬拉修金作(69)
果樹園	康士坦丁 斐定作(97)
奧格利若伏村底戲劇工演	希式五可夫作(121)
美國人	伊凡諾夫作(157)

下 編 目 次

手與心	恩蓋爾夫人作(1)
一套美麗的衣服	威爾士作(34)
聖母的賣藝者	法朗士作(43)
文學教員	柴霍甫作(54)
殘花	安得列夫作(98)
禮拜六的太陽光	陀勃洛夫斯基作(126)
上帝的聲音	林道作(131)

妖術·····	鄧南遮作(143)
坎地亞的沈寃·····	鄧南遮作(174)
她不是好人·····	安徒生作(194)
審判·····	萊芒作(208)
錯投了胎·····	莫列茲瓊伽作(238)
第一畦溝·····	格列失克作(247)
聖誕節的新食品·····	海爾曼作(261)
百分之十·····	愛特林脫羅謀作(270)

青 春

理 亨

這青年人，在十點與十一點之間來找耶忒希夫教授，帶他上車站去，決定他是乘特別快車去的，這青年人，靈捷地跑上了彼得堡·斯托羅納底一個大而昏暗的房子的第五層樓。電鈴雖然在用力按，但在空虛而大的教授房間裏，聲音仍是很微弱，且消失在它們的嚴肅裏了。

“我來找耶忒希夫教授的，”這青年人在開着的門外向沈默裏喊。

讓他進去了。房間是大而昏暗，展開在從那凍着冷氣的窗玻璃漏進來的鋼藍色的微光裏。有幾

樣顯然屬於聖·彼得堡的東西，有橙黃漆的鑲木地板上，在幾十年來原位置放着沒沒變動過的器具的古老的次序裏，安靜地放着。這青年人，因為跑了好幾座樓梯，所以還喘不過氣來，因為在列寧格拉的夜裏坐了汽車，所以還很興奮，然而被這教授底沉默所征服了。嚴冷染上了他底面孔，他的短短的褐色外套透着冷氣。

“請坐。他馬上就會來見你的，”一個瘦弱的細小的灰一般顏色的老頭子說，他穿着一件兩行鈕釦的舊式的外套。

他燃起一盞燈兒來，一縷微弱的光線流溢在這廣大的接待室裏。這位穿軍裝外套的男人坐在一張油布榻上，環顧着四周。在室內，祇有幾張烏黑的椅子同幾個污黑的油布坐墊，書架上放着幾大冊污黯的金色的古裝釘的藥書，和高大的時辰鐘底大而緩慢的鐘擺，那時辰鐘，一定測量過那些來醫病的人們底生命呵。他在这沈默的包圍中坐

待着。第一次感覺到他是倦於這長長的，還沒有完結的日子了。角落裏的高大的時辰鐘，發出了一陣空虛的，溶化了的聲音，彷彿一滴溶銅落下來的聲音呵——是十點一刻了。一個高大的，背脊一點不駝的，戴着一頂絲織的壓髮帽的老頭子，神氣很像一個年老的西萬提司，生着直聳的灰白鬍鬚和狹狹的鬍鬚，他跟着鐘聲從充滿了寒冷而廣漠的微光的房間裏走出來，地板在他的緩慢的足步下吱吱地響。

“呵，我們走吧，”他說，帶了不習慣的溫柔與慫慂來握住了這青年人底手。“那末你是特米忒里·伊凡諾未奇的外甥罷？”他問道，目光深思似地望着這青年人。

“是的，賽前·蓋里羅未奇，”青年人回答說，他的面孔發紅起來，害羞地啣嚙響着他底腳跟。

“很好，那末你底名字呢？”

“康斯丹丁·阿里克希未奇·伊葛雷尼夫。”

“康斯丹丁·阿里克·希未奇，那末我們就走嗎？”彷彿伊葛雷尼夫底青年人的怕羞使耶忒希夫心中很滿足，他讓他的客人走在前面，走進了牆門間。這位小老頭子帶了一個繁重的舊式的行囊——幾十年用過來，這房子裏的什麼東西都潔淨的了。耶忒希夫把他底絲織的壓髮帽藏在口袋裏，另外戴上一個破爛的皮帽——普通獵人的帽子——，而且穿上了一雙有釦的玄色套鞋，如婦人們所穿的一般。但他底外套是海狗外套，一條獺皮的領——真可說是一件有錢的和有體面的人穿的貴重的外套呵。一分鐘後，他們開始走下樓梯來。沒有一個女性的影子陪伴這耶忒希夫教授。祇有小老頭子拿着行囊，他的外套底領小心地高聳着。一部大的軍用汽車停在門口，車傍有一個航空的表記，發動機在奔旋着。從車燈的燈眶裏射出兩道眩目的光線來，照在這靜默的，荒涼的列寧格拉的街道的雪上。

“呵再見，范希里，”耶忒希夫說着，將手遞給這頭像蒲公英的小老頭子。“我星期四回來。”

“留心你底身體受寒吧，賽前·蓋里羅未奇，”小老頭子回答道，這時候機器已向前迅速地衝去了。汽車輕速地馳過了荒涼的甬道。一陣美麗的洋樟樹般的濃霜，顫動在車燈的眩目的光線下，有如塵灰。

“他們說我的舅父底康健是不成了”，伊葛雷尼夫對着那個戴獵帽的莊嚴的老年人底半身像說。

“這就是我為什麼要去看他的理由了，”耶忒希夫，沈默了片刻後，憂傷地回答了。“倒底幹了些什麼事？這許多年來，這許多年來！唯有你們青年人纔幸福，你們，青年人……你在那一個支部裏服務？”他突然地問，俯下他的身子來。

“在航空支部裏。我是一個飛行師。”

“呵呵，你知道吧！”他彷彿對自己的話有了一個證實。

“你和我底舅父同在大學校裏讀過書嗎？”伊葛雷尼夫問，他底眼睛朦朧在風和汽車的迅速的轉動裏。

“不僅在大學校裏。我們底生命也一塊開始的。”耶忒希夫望着他，彷彿想在他面上找出很熟悉的形跡來。

列寧格拉迅速地轉動在他們面前；直而闊的空虛的街道，覆滿了雪片的 Kamennno Ostrovsky Prospekt 底靜默的，彷彿很荒涼的府邸慘然地隱在曾經車水馬龍的大道底兩旁。汽車底奔馳，經過十字路口時車號打招呼的尖銳聲，緩緩的鐵道車底青色的，紅色的，黃色的光線，飄過了廣漠的幽靈般的城池，通到了奧哈推，哈抱，斯莫里斯基墓_地，島嶼上；尼伐河在雪片紛紛的霧幕中消失在光線底花串裏了，愈近郊郭光線也愈成了零落；冰凍着的運河是沈默和陰鬱的潮濕，積雪的河上踏成了小小的路徑；突然出現的尼夫斯基底光線，

底羣衆，陳列在大窗門內底食品，電影廣告，從海軍部底方尖塔一直伸到保護鐵道方場的青銅怪物；灰白的，像煞有介事的十月兵站；寂寞的旅程；伊葛雷尼夫想着這一對人底命運了，他們已經一塊開始了他們底燦爛的，他們底驚異的生活，他們爲了未來的時代，已經可紀念地生活過來，他們一個是革命黨人，年老的地下工作人，黨底先鋒，另一個是教授，學術會會員，世界聞名的學者，科學界的大權威；科學的美麗的大廈底樞石。現在他就是和這位男人並排坐着軍用汽車。至於另一個，他的舅父，他母親的兄弟，特米忒里·伊凡諾未奇·伊古托夫，正死在給老同志們住的在莫斯科的家裏，老同志們是已經偉大地實現了七十年代底夢了。他，飛行師伊葛雷尼夫，是在兩個人中間這兩個偉大的，光榮地活過來的生命中間，依然度着一種彷徨的，無結局的生活，動搖着驕傲的希望和不滿足的夢。和一個大人物並排乘着汽車

穿過列寧格拉底掩在夜下的街道來，他是沈在熱情的夢想中，幾乎似一個小孩子了，他想把自己的生命成功了有用的，必需的，燦爛着動人的工作和酬報人類的成功。

到十月兵站時，距離特別快車開還有十五分鐘，伊葛雷尼夫拿着行囊，在耶忒希夫後面走。當他們在車站等候最後的一班火車的出發時，午夜的將到是可以在車站上感到了。人們拿了皮包和手袋匆匆地走向那一長列會在夜間把他們運到了莫斯科的車輛上去。在月台上，人可以聞到蒼空的強烈的氣息。伊葛雷尼夫把行囊攜入了非常熱的車輛裏，然後放在座位上的格架裏。高大而康健的他，自己底青春和少壯，在老人面前頗感到了一點羞愧呵，他是立在頭等車後部的門中。耶忒希夫在榻上坐下，拿去了他底帽子；因為穿過車站來的時候，他走得很迅速，所以他用了一忽兒時候去努力恢復他底呼吸。

‘呵，謝謝你，送我上火車，康斯丹丁·阿里克希未奇，’他說着，遞了一隻溫柔的，慇懃的手兒過去。於是，他又把伊葛雷尼夫底手兒握了一忽兒。“很好，你是年青，康健，美麗。很好，康斯丹丁·阿里克希未奇。”在這莊嚴的，灰白鬍鬚的，西萬提司似的臉上，突然露出了一臉溫柔的無從描摹的微笑，彷彿唯有那舊時代的人們，懂得如何去奇特地生活的人們，纔有這微笑。

“代我問候我底舅父吧，賽前·蓋里羅未奇。告訴他迅速地康健起來，”伊葛雷尼夫突然說，帶了一種非常的說不出的突然的快活。

“我會告訴他的，”耶忒希夫回答道，“再見，親愛的朋友。我彷彿覺得鐘在響了。”

他們又迅速地握了握手，一分鐘後，火車頭在前面勝利地長嘯着，駛入黑暗中去了，於是鐵道列車開始溫柔地，沈默地經過了伊葛雷尼夫的身旁，他在月台上望着火車的前房底窗內，已經有一忽

兒了。他站着，有好一忽兒，望着那衝進了冬天底心裏，駛往莫斯科去的火車底痕跡，然後緩緩地走進了待車室。他穿過了待車室，走下了門口的寬闊的踏階，載他來的車子又載了他，迅速地沿着寬闊的光亮的Prospect飛。他凭倚在坐墊上，他底面孔露在列寧格拉底寒風裏，他底笑聲幾乎充滿了幸福——他覺得他底生命沒有冒險過，未來的成功包得定的，而且極對必需的呵。他心中充滿了這個可以任他支配的青春的感覺，和展開在他面前的所有他未曾消磨過的生命，他沿着尼夫斯基，沿着北列寧格拉的積雪的林蔭飛馳着，這一個鐘頭真奇怪呵。

耶忒希夫用手臂支着身體坐在車楊上，以一個老人底憔悴的靜寂的目光望了幾分鐘。在車輛底地板下，這個混亂的彈子戲在進行，推着，滾着的彈子和連動的彈子——火車駛行在幹路上，經

過了軌閘。他的衰老年的情調祇支持了十分鐘。他開始脫去了他底套鞋和外套。從他底口袋裏取出了一頂絲織的壓髮帽，戴在頭上，帽邊上是稍稍有點裝飾的。他立即又安靜且快活起來了。於是他取出一個古老而污黑的銀的烟捲匣子來，有一匹海馬繪在匣子上，好像是一個有史以前的怪物呢。幾十年來，他在匣子裏裝着同一類的烟捲兒，同樣堅實同樣長的，老烟草商彼得·古茲米每一個禮拜要交給他烟捲兒許許多多。耶忒希夫拿了一支烟捲兒，勉強地裝在一個用舊了的琥珀烟嘴上，於是開始愉快地抽着烟。旅途的不舒服和疲倦的感覺，都忘記完了。他緩緩地抽完了這一支烟捲兒，他底腫痛的多節骨的手指爬進了他底外套的右邊的口袋裏。在那隻口袋裏裝着信札，沒有啓封過的信札。他那晚上剛接到，拿了到路上來讀的。有各種大小不同和顏色不同的十個信封。戴上了他底角邊的眼鏡，啓信前，他仔細地把郵局底印和寄信人底名

字——看清楚，那末他可以，按照他自己的特別的次序，拆開信來讀了。信封上的郵局底印是柏林的，羅馬的，巴黎的，達姆斯推特的，紐約的，又巴黎的，又柏林的，有幾封是俄國的，從克伊夫，從奧特賽和從莫斯科寄來的。他拆開了第一個信封，他沈溺在一種細小的，舊式的，俄特式的德國筆跡裏了……

耶忒希夫在他底車榻裏一封又一封的念過去，念完了就放下了那封信。一個美國的學者寫給他，要求他寄最近的工作去；德國人給他信；聲望隆重的達米爾從巴黎給他信；一個青年學者從克伊夫寄信來；葛雷契夫一個世界聞名的返老還童的專門家，寫信給他底盧老先生，——都是關於科學，爲了科學的信件。新的工作，講演，試驗，研究，他的研究院的工作，一個騷動國際的研究科學的聲音。沒有接到一封關於他私人的，關於耶忒希夫的，關於這男人的信件，已經很長遠了。所有信